



呂氏與蔣漢家
讀書孝孫其子
不詳損夫曆書
運香堂祠除名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口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為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察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

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快快帝既貳於歡冀乾爲已用常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

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而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啟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教曹教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教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湛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竒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三
一
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相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秦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秦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千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疆，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澄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愷真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淮年最長。

推使搃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穎川韓襄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執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即被甲持刀直入瞑目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柰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奉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軍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

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
臣岳忽雁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
承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關
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
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
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
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閔鄉為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
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
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
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已
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關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
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素

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為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
為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及為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
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
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
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為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
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
集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
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殺言為主報讎此其執不可
欲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為都
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水狹關雪深二尺泰倍
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
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

秦請為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眾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秦泰即以弼為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追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逃走數日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驢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澄為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眾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為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為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其民所執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蜚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函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為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秦王命以討暴亂此栢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執援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

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獻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堅濟州刺史蔡雋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雋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雋勲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勲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

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為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遠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為嬖佞所聞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雋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

以荅歡且使舍人温子昇為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彀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為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故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

假令還為王殺幽辱罄極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踈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關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米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

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糶粟
悉運入鄴城帝又救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
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雋受代邱珍出徐止戈散馬各
事家業朕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
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杜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
决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
惡帝以廣寧太守唐寧任梓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
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救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惡召
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郡
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
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
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詔妻以馮翊長公主謂

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荐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為直閣將軍泰以
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
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
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
誠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護構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為
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也弘農賀拔
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
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
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
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救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
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
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三
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過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為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丙午歡引軍度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奔椿還紹帝去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壘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

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嶠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弃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驚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臣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當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崔孝芬

都官尚書劉廙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
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
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
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
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
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
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
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為宮大赦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
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遜周惠達為之
特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
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辛酉魏丞相歡自追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
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巳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
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頴行荊州事守南
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聞歡巳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
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勦
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
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
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為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
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
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頴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
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閭內都督河南趙剛
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

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劉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接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弼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荅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

薛端糾帥村民擊却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之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眾伐東魏 高盛為司徒高敖曹為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迤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解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是時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常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 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

趙貴擊曹泥於靈州。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過醜而殂，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荊州，魏荊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欣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制服。是以湯之民不哭，祭周武之臣不服紼。國子博士衛瓘降，李同執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尚書。

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六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濟、滎、滑、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如弘等遂引去。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搃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歸東魏。秋七月

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壺口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緩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灊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

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啟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拔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所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鬪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畧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敖曹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

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
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
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為太師 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

皆至長安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

將伐惠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

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弱附東魏左丞

楊樹自言父猛嘗為邵郡白水令 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

樹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為

郡守遣謀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眾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

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

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

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琚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

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

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

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

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

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追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

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

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眾寡不敵請

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

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

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

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眾所

欲獨歡恥失寶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為不賀

兵法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三

十五

兵法

有也

將身

勇武

頁

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灩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滑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鼗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滑曲都督太安斛律羨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豺狗或能噬人且滑曲葦深土渾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

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薄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舡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舡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弃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遣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

史記

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桓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官景壽
罕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
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歎起所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
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起洛陽洛州刺史孛顛趣三荆賀拔勝李弼
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
乘與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及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
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
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
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
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
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
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

薛善忠

於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
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皆逆賊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
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
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
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府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
走丞相歡以脩義為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
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弃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
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
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蚪在陽
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諏之為開府屬東魏潁州
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廻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
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十七

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克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眾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潁川，背城為陳，以待雄。爭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為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為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高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為太尉。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榮戰於蓼塢，魏師敗績。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荆獲全。河間那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為盜，聚眾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

迴常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月辛酉京魏丞相歡以沁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千金塘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忝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逆吳武帥千騎為前驅八月庚寅丞相忝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事不受命與可水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逆吳武於

孝水弼命軍士鼓譟以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 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恒農忝進軍灑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 節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據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

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卨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寇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邛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踏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丑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蕪割衣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弃城走所虜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涇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

好

之

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
 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
 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
 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閔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
 速進且謂青雀等為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
 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
 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
 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搃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
 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
 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
 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渡
 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

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
 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曹郎中歡囚讓之
 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况讓之老母在此不
 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
 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也華州 冬十月魏歸高放曹寶泰

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

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積功至比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
 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
 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
 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
 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已

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常灤保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灤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聞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常灤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說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峭泄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王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鵝將復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

史宮延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

曰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苟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戌仲密遣信

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灤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灤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綺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佯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

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齧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歷懸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元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

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今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

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王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比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收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夏四月丞相泰使謀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

速去縱謀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
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
高乾有義勲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為之請免 乙未以侯景為司
空

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
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恭從之東魏丞相歡悉奉山
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
不出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
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
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
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比
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

晉改

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柴接火以皮排吹之一鼓
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
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
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
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
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
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
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
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
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
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
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

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綱鎮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擲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至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款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大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

圍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繼飄飏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舡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

五月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

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齊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閭丞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秦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秦具以啟聞秦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秦乃許之及長社不守秦深悔之猷孝分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秦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秦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高氏篡東魏

北齊

梁武帝大清算元 東魏靜帝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拔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薦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三
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帝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比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鸞之子也。帝謬為救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上。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看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灑為塔寺，奢費。上大

怒，欲集朝衆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為中書監，欲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衰暮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諮議温子昇知瑾等謀，方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糲糲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

諸貴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二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秋七月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

陰王暉業曰此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辛卯東魏立望子長仁為太子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吝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

言或時祖疏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間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

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床下戒去床殺之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救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真王紘冒刃禦賊紘吳舍樂闕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群賊斬而鬻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人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秘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

福年
是年不立

高澄
之
行

元懷中書令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路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三月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王

東魏齊王洋之為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為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楊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議以為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妻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將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倉承李集

曰王來為何事而今欲還洋偽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劭等議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康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摠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齋築具集城南高倫之請曰用此何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族滅邪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園丘備漢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流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濼堯舜帝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即崔劼裴讓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整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閣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戊午齊

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己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為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為高祖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為王癸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淹為平陽王洸為彭城王演為常山王渙為上黨王濟為襄城王湛為長廣王潛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疑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三年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為之嘗飲食護視之冬十二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鵠中引王殺之并其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

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重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齊主嘗剝元韶鬢髮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為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宇文篡西魏後周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按由是復與泰有隙冬閏十二月癸巳帝飲酒遇醜而殂泰與群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替孝武帝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

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大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泰為太師

元帝承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三年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

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塔為

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為武衛將軍分掌

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

州立與弟齊王廓去年號禰元年復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

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以諸將功高者為三

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夏四月庚戌魏太

師泰配殺廢帝 敬帝紹泰元年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

宗室諸王皆降為公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 夏四

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

諸子最長娶大司馬蜀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

司馬有疑如何眾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

長略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

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群公竝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

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 太

師泰北巡秋八月泰北度河 冬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

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秦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疆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癸亥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秦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秦所屬而群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領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秦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二月魏封世子覺為周公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

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

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綬恭帝出居大司馬府

陳高祖末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門

追尊王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

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獨孤信為太保中山公

護為大司馬

二月周人殺魏恭帝

秋八月晉公護廢周王為略

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後月餘護弒略陽公

事見宇文護通節

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必革因時制宜今天子

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

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侯景之亂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即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類宜見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嗾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壯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寧人也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潁川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為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發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是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侯討景 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

于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
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荆襄兗
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
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群臣廷議尚書
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
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
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且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為人少夢若
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
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
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
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上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替其
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

議納景于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
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
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

兗州刺史相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夏五月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

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一東魏司

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

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

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荊州步

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秦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

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

於上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

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欲臣獲其力不
 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
 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
 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嚮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
 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
 詞費 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已已引兵還
 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
 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
 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灋保及
 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
 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合司今歡始死景遽
 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

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舍
 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灋保等冀為已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
 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灋保曰侯
 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
 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灋保深然之不敢
 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
 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遣丞相泰書曰吾耻與高澄
 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
 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持節
 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
 並讓不受頗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
 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合肥為合州以鴉仁

為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遠為殷州刺史鎮項城 八

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

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

帥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

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

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

攀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

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

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 或言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

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

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

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

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羨白若矧伊妻子

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

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

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癸卯淵明軍于寒山去彭城十

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

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

云臨時制宜 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

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

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

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

答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

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

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事澄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比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

好女子章

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故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問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愴愴將墜牀僧胤扶而就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為平蒙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弃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敵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

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抱秉麾之將拔拒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蛙蜩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又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

終恐肩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豐小不微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曾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豐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關徒探雀蔽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相持我乘其敝方使駿騎追風精甲揮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群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八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轡轢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

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邾莒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度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與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過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

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身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女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向如而充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眾曰汝輩家

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被髮向北斗為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破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詔之曰跋奴欲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詔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運糧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啟申後期頓軍淮上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豫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皆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王入見黯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王曰國家付君以關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王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獻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為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

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悉移易。乙卯即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耶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茂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土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奔鄉國如脫屣。昔石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直。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二月東魏殺其南兖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為景所脅從者皆赦之。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王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王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從事夏侯僧辯奉烙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啟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

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
汝不薄省咎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
知之攝問具服乃寫荅淵明之書陳啓於上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
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討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
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
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其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
惜高澄一豎以弃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疆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
馬不歸當其疆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
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疆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
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
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異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
恐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已

邛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幽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
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中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
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
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衆
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
下弃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為萬
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咎也景乃詐為鄴中
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弃之不祥且
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
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
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玉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居民悉召
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夏五月上遣

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于東魏復脩前好陵攜之子也 秋八

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王謝上曰王謝門

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啓求錦萬匹為

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

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諧為長史徐思

玉為司馬諧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

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

景謂白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

聞上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濫屢得罪於

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

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

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

願王允別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聞與吾同天授我也

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

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

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

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

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异謂範使

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异不復為通景邀羊鴉仁同反

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

之景益無所憚啓上曰若臣事是實應懼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

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

堪粉骨投命讎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

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肝食上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

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典兵驍驗吳郡人石珍丹楊人驍驗迭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异尤與之暱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又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彦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又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瑒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待中

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遂之兄子也 九月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玉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為所困不如奔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及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顥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耻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内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

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也丹楊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船詐稱載菽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謀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尹事昕慶之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謀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為驗謀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南津校尉江子師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童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內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揮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縝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克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将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啟言异等弄權乞帶

甲入朝除君側之惡，昇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芳景于板橋。景北面受教，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昇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搗一決於侃。侃膂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柎北。太子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柎北。太子命信開大柎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柎，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眾開柎，始除一柎，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奔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開柎度景太子使王僧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眾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眾乃少安。」西豐公大春奔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奔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幡旗皆黑。射啓於城中曰：「朱昇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昇等，臣則歛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昇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

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槩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什物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太府寺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墜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鶯為景所獲執至城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

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鶯曰久以汝為忠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給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弃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壽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天地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火不豫杜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以景為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資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轂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

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癸亥子一啟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父之賊騎出來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稍洞胷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縊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獮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窺厓並出徙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

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侯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訴异曰汝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江州刺史當陽公太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怡儒之子也朱异遣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剥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

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
主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自裁長江天險二曹所歡
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來元吉景
又奉敕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憇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
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
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又謂屠滅近奉
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
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已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吳畢天門
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為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
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
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絕入城上大喜敕鑄銀券賜
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眾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
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
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
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
易可知萬一為變悔無所及杜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
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
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
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刺膚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為部
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
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
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群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
而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書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
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

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丹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率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鎗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今軍還京

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于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舡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充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敬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詢以告南充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關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

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運城狀如却月以擬之薰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已酉景上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墜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眾見飛橋迫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弃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疑降於景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關前皆為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頔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

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官關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殷執移鎮渝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伏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眾軍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父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

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軍解之。乃卑躬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鑊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延等三上牋請留荅教不許。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

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之。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忽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反。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錚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

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庚申卒
 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
 及王僧辯軍至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
 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又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
 鴟繫以長繩寫救於內放以從風翼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
 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
 人能入城送啟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
 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閣將軍賜金遣之朗
 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在鐵羊鵝
 仁柳敬禮等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
 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陷至菰首橋東景將
 梁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很

卷之三十三

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
 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
 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
 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
 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
 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
 尚書省為薪撤薦剝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或煮鎧熏鼠捕雀
 而食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
 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
 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
 食若偽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
 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

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
 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
 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
 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
 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
 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上乃以大器之弟
 石城公大款為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
 戈為武可以景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已
 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瑒與于子悅任約
 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
 為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
 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厲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

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
 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衆合三萬至于馬邛州景慮其自白下而上
 啟云請敕此軍聚遂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
 江潭苑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
 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瑒皆為儀同三司夏侯
 譚為豫州刺史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
 騎常侍上以偉為侍中乙卯景又啟曰遣有西岸信室高澄已得壽陽鍾
 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
 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啟曰永安侯
 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
 方入即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
 盱眙太守確累啟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

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為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眦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絕乃食鷄子綸因使者齎通上鷄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歔哽咽湘東王暉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德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術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愷懿之孫也 侯景運

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一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明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弃去景遂上啟陳上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使輕重無當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為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符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官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眾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課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為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

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
姓幸甚上覽故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
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
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灑
埋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
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
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
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
亦不以為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
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
而鴉仁等晚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
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績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

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以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
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善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
恩忘義違弃盟國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
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
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
頡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
能却乃排闥入啟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
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
為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
引偉入偉拜呈景啓稱為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
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宮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
典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

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之，皆為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搗、通事舍人陳邵殷不害、側侍搗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愧，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已。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勸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兖州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召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柰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兖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閣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悅等將羸兵

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造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走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狀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于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僅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并翦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

都僞信
事少也

卧淨居殿口苦索密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上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守衛 壬午詔北人有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異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稻填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遇據縣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郡太守張嶷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嶷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蹠

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

太子 壬辰封皇子大心為尋陽王大款為江陵王大臨為南海王大連為南郡王大春為安陸王大成為山陽王大封為宜都王 宋子仙圍戴

僧遇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

侯寧為主 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臣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

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摠

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為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

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

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

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侯景以趙威方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

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陸緝等競為暴掠吳

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壬戌緝奔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戊

卷之三十三

及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
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
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
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
逼合肥又使魏收為書論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二萬
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為質子東魏以乞
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游軍皆不
下範糧乏采芡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範進退無
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陽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眾降之之悌之高
之弟也 秋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侯
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元建為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
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

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使
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吳興兵力寡弱張暕書生不制軍
旅或勸暕劾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暕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
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
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暕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
其守節欲活之暕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為幸景
猶欲存其一子暕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

好男子

沈浚 冬十月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
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廟踞高
祖 百濟遣使入貢覓城闕荒圯異於邇來哭於端門侯景怒錄送莊嚴
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退降之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
至會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

範進擊蕃破之。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
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
陽留異凶狡殘暴為眾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
會稽大連弃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眾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為
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惟自
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
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
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發兵討侯景

事見蕭勃
據嶺南

廣

陵人來嶷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
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相文之勳必天
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

癸酉襲廣陵斬南兖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勳
為刺史乙亥景遣郭元建帥眾奄至皓嬰城固守。二月侯景遣任約

于度等帥眾二萬攻諸藩

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

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
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鑒為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

宣城內史楊白華進據安吳侯景遣于子悅等帥眾攻之不克。侯景納

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楔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上還

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鄱陽世子嗣與

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夏四月丙午侯

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

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

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

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穴江湖采草根木葉芟茨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
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無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
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碑有犯灋者擣
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
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
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為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
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重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
口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 刻
檀為高祖像置於百福殿 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於賊臣
不肯從太寶之號猶稱大 海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淞城以晉熙 一晉州遣其世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
易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 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

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
大心使徐嗣徽帥眾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眾無所
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眾秘不發喪奉範弟安南
侯恬為主有眾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為東道大行臺鎮錢塘丁
巳以侯子鑒為南兖州刺史 六月侯景以羊鴉仁為五兵尚書庚子
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殺之 湘東王繹以霸
先為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滕雲洛等迎鄱陽世
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
略地至淞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
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心使前太子
洗馬韋臧鎮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眾奔江陵未發為麾下
所殺臧祭之子也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瑒於建康景以

項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項隨慶狗益南諸郡以項為湘
州刺史初巴山人黃濤氈有勇力侯景之亂合徒眾保鄉里太守賀詡下
江州命濤氈監郡事濤氈也新淦于慶自豫音分兵襲新淦濤氈敗之陳
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濤氈引兵會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

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眾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秋九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

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為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
應為江州刺史以文盛為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續之子也邵陵
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通等
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為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
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為繹所厚懼為所執復歸
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系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

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為新

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為武州刺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

衡陽王獻為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如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景

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宇宙之
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

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

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

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勸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又理出奔長蘆集

眾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

勸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之又理為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會理故

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為我致此卿雖忍

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竟不服。景乃宥之。勸勗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邕。愴之孫也。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踈。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刀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為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景自帥眾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為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為隨王。仍賜姓侯氏。侯景還建康。

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不克。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

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稜伯超之兄子也。侯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為佐命。元功。偉。超世為謀主。子悅。彭雋。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為爪牙。梁人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曹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州。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攜太子大噐從軍。以為質。留王偉居守閩。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祖龍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

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

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狀林騎背為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

日以蒲酒為樂後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

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永曰虜騎至矣

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

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斝其髯見子仙至

方諸迎拜泉匿于林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

豫送於景所景回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衆懼

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

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宣州

刺史王綝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鉞戊申僧辯等

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回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

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抵

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

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破破之必矣

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微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則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

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

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僧

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

為誰荅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

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

不內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

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

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 五月侯景

志法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三

六十一

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堵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捺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灋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為郢州刺史留末子仙等衆二萬戍郢城別將文化仁鎮魯山

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灋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灋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文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舡前後相失太子舡入樅陽浦舡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

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于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于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秋七月乙亥湘

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鄆城繹以瑱為兗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奔鄆城走范希榮亦奔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郢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奔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帝女深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護因說景除帝乃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

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為詔書以為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歡之子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荆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為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疑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

此太子
此不
此不

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絕絞之而絕壬戌棟即帝位大赦改元天正
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
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
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為
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
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
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為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
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以劉神茂為
司空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
將軍彭儁王脩纂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脩
纂坐其上而殂偉撤尸扉為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謚曰明皇帝廟號高
宗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

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暉雲麾將軍元頤等據東陽以
應江陵遣頤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
洙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洙為譙
州刺史領新安太守十一月侯景以趙伯超為東道行臺據錢塘以
田遷為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為中軍都督謝荅仁為右廂都督李遵為
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巴邠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
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
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陰王并其二弟橋樛同鎖於密室王偉
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
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咸咲之景黨有知
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為元皇帝景之作相
也以西州為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

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
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 十二月丁未謝荅仁李慶緒

攻建德擒元頤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
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淦口會僧辯
於白茅灣築壇歆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鵠頭
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鵠頭戊午侯子鑿還至戰鳥西
軍奄至子鑿驚懼奔還淮南 侯景儀同三司謝荅仁攻劉神茂於東陽

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
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
備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暉鄺通並據外營降於荅仁劉歸義
尹思合等弃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荅仁荅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

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弃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
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鑿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
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鑿曰西人
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為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
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鑿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
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疆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
乃復命子鑿為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鑿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
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
子鑿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
鑿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鑿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
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鑿敗
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

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名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舩舩及海鱧以石緹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為大剗碓先進其尺寸寸斬之以至於頭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執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

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无子也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奔稍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統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鞶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弃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朓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老宅杜崩入據臺城僧辯不戰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蒲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

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故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崩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舡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隆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輩之

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元子也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奔稍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眾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統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鞅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弃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荅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老宅杜崩入據臺城僧辯不戰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蒲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

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靈紘何在克良久
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
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
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庚寅南兖州
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
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故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為
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
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
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則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
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舡共飲未竟並沈
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
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

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
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
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
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隲嘗為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
足與語隲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
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 謝荅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
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
之乃退據吳巴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眾數千人瑱進
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
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池瑱
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鷗為庫直都督待之
甚厚鷗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歲蕤密圖之歲蕤荅仁之弟也景

侯景

下海欲向蒙山已卯景晝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
 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
 將依之鷓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效力多矣今至於此
 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荅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鷓以刀斫
 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扶舡底鷓以稍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
 舡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
 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于齊暴景尸於市士民
 為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剥其
 長子面而烹之幼者下蠶室齊顯祖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
 伯超謝荅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
 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實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

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
 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弃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
 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
 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脩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
 市三日煮而滌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偉
 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
 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
 舍人嚴實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荅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
 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
 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
 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剗腹齧肉而殺之 丁亥下令以
 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高免者皆不問

王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豐
文



